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Opera The Peach Blossom Fan

Yi Zheng Yiyuan Guo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Abstract

Peach Blossom Fan, an original opera produced by Jiangsu Performing Arts Group and staged by its Opera and Dance Theatre,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stage since its debut. As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Peach Blossom Fan, a masterpiece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this work not only inherits the Kunqu tradition but also explores modern operatic concepts. By means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specific musical exampl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opera's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art in terms of vocal tunes, metric variations in music, and orchestration. Meanwhile, it discusses its innovations in harmony, stage blocking and timbre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lassical legendary drama Peach Blossom Fan,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 opera, as a carrier, can be crafted into an artistic work more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

Opera The Peach Blossom Fa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tistic Innovation; Cultural Identity

原创歌剧《桃花扇》的传承与创新

郑奕 郭艺苑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

原创歌剧《桃花扇》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创排的一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学界与舞台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古典戏剧名作《桃花扇》的当代表达,这部作品既有对昆曲传统的继承,也有对现代歌剧观念的探索。本文通过文本与具体谱例分析,揭示该剧在声腔、音乐中的板式变化、配器等方面对传统艺术的承续,同时探讨其在和声、舞台调度与音色运用上的创新,在传承与创新中进一步挖掘古典传奇剧本《桃花扇》的当代价值,将歌剧作为载体打造成更加符合大众化的审美的艺术作品。

关键词

歌剧《桃花扇》; 传承与创新; 艺术创新; 文化身份

1 引言

《桃花扇》原作出自明清孔尚任,长期以来这部作品凭借其细腻的曲文、深刻的历史思想以及复杂的情感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研读。20世纪以来这部作品更是在话剧、电影、戏曲等领域多次改编。2022年江苏省演艺集团推出原创歌剧《桃花扇》,这部历史与传统文化并存的歌剧的推出也展现了经典在当下的表达。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对中国歌剧的探索,例如《秋子》《王昭君》《观音》等。20

世纪40年代的《白毛女》一经问世获得巨大成功,自那以后如何在西方歌剧的框架中融入民族音乐的元素就一直是创作者们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桃花扇》的改编不仅展现了“民族化”的探索,更尝试了戏曲与歌剧之间的深度对话,尤其是昆曲这一世非遗剧种与歌剧的结合,更是将文人雅致的美学与富有张力的歌剧共同转译出了独特的场域。本文将从“传承”与“创新”两个维度展开研究。通过从声腔、节奏、配器等角度讨论该剧传承的传统戏曲特质。另一方面笔者将从舞台、乐器等方面探讨该剧的创新之处。希望能够通过笔者粗鄙的探究窥见民族歌剧《桃花扇》在传承与发展之间的独特价值。

【基金项目】202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原创民族歌剧《桃花扇》唱腔的运用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4SJYB0305)。

【作者简介】郑奕(1976—)女,中国山东青岛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声乐表演研究。

2 艺术传承

2.1 昆曲唱腔的传承

昆曲作为《桃花扇》的母体艺术,曲牌联套、声腔婉

转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在民族歌剧版本中，作曲家吴小平先生并没有将昆曲声腔全盘移植，而是提取其核心腔格，并通过简化繁复、强化张力的歌剧化处理，实现传统声腔的现代表达。

谱例 1^①

该唱段运用了昆曲的腔格，从谱例中可以看出，旋律多为二度反复回旋，并加以颤音，伴随八分休止造成断裂式挺停顿，这种迂回处理与昆曲中的啜腔效果很相似，即保留了其“气息顿挫”的精髓，另一方面又省略了昆曲中“一字数转”的繁复装饰。以二度回旋配合断裂停顿来表现帝王孤立无援的绝望处境。

2.2 板腔体节奏与抒情性的结合

板腔体是中国戏曲、曲艺的核心音乐结构形式，以一支基本曲调为基础，通过改变板式（节奏）、速度、旋律装饰来塑造不同情绪，适配剧情变化。民族歌剧在节奏上需要兼顾叙事推动和情感抒发，因此歌剧《桃花扇》在多个场景中采用板腔体的节奏变化与速度变化。第四场的背景正处于清军南下，史可法战死扬州，南京城破，南明覆亡，崇祯自缢于煤山。作曲家为表现国破家亡之际六神无主、人心惶惶的场景，在板式上做了来回的切换，尤其是在群体性的场面中，谱面上的节拍多以四拍子或二拍子出现，也就是常见的一板三眼、一板一眼，但在实际演奏效果中则是运用摇板或快板制造紧张激昂的场景。例如谱例 2、3 为第四幕开场的合唱，常规的二拍子与四拍子，在每分钟 112 的速度里不再只是叙事抒情，更是增加了其中的矛盾与冲突，作曲家运用字字铿锵一字对一音的方式表达了该背景之下十分紧急的情绪。

谱例 2、3^②

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在合唱声部的配置上，又通过合唱声部分层进入形成复节拍的效果，使节奏不仅仅是时间划分的标尺，更成为情绪张力的载体。

板腔体节奏与抒情性的结合的处理方式既保证了叙事的连贯，也保留了传统戏曲节奏的韵律感，体现出民族歌剧在节奏与情感设计上的双重考量。

2.3 传统配器与管弦化的融合

昆曲常用的笛子、箫、琵琶等乐器承担着“情感符号”的功能。曲笛多与侯方域唱段绑定，其清亮音色呼应角色的文人气质，而琵琶则在李香君唱段中以“轮指”技法点缀，强化女性角色的细腻情感。例如“血溅桃花扇”一幕，作曲家以笛子独奏引出【皂罗袍】片段的旋律，随后由弦乐组以颤音逐层叠加，铜管在高潮处加入强化悲壮感。《桃花扇》的配器逻辑中既有深度挖掘昆曲乐器的音色特质，同时又通过管弦乐的织体扩展，实现“传统音色 + 现代音响”的融合效果。

3 艺术创新

3.1 舞台调度与音乐空间的一体化构建

原创歌剧《桃花扇》在舞台呈现上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写意框架”，通过“音乐空间化”处理，实现听觉与视觉的融合。

在群体场景中，合唱团的分声部布局与舞台调度精准对应。在表现秦淮河繁华时，女高音声部置于舞台右侧象征着歌楼，男低音声部则置于左侧象征了文人聚集的茶楼，音乐上形成“清亮与厚重”的音色对比，视觉上呈现市井生活的层次感。而在南京陷落场景中，合唱团从两侧向中央聚集，音乐织体也从分声部独立走向纵向叠加，通过“空间聚集和音响浓密”的同步变化，强化历史悲剧的压迫感。

舞蹈与音乐方面，李香君“拒嫁撞柱”的动作与打击乐的鼓同步，动作的顿挫与鼓点的重音形成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在侯方域流亡场景中，舞者的绸带挥舞与弦乐的长音线条呼应，以视觉流动延伸音乐的抒情性。这种音乐引导调度，调度强化音乐的一体化设计，拓展了民族歌剧的舞台表现力。

3.2 音色实验与传统乐器的功能拓展

除了中西乐器的融合，原创歌剧《桃花扇》还挖掘了传统乐器的音色表现力。

笛子在传统昆曲中多承担旋律演奏，而在歌剧中被赋予色彩装饰功能。通过“超吹”技法演奏高音区泛音，模拟寒风呼啸，用以“气口控制”制造断续音色，表现角色的悲泣。琵琶则突破“旋律伴奏”的传统定位，在战争场景中以“扫弦”技法与铜管合奏，其尖锐音色与铜管的厚重形成对比，强化战争的残酷感。

这些尝试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理解乐器本质特性基础上拓展其功能。笛子的泛音仍基于其清亮通透的音色特质，琵琶的扫弦也延续了颗粒感强的发声逻辑，只是通过

演奏技法的创新,让传统乐器获得了表达现代情感的能力。

4 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4.1 民族歌剧与文化身份建构

从文化研究视角看,《桃花扇》的传承与创新本质上是文化身份的当代重构。昆曲作为“文人雅文化”的载体,其曲牌、声腔承载着传统美学的密码,而歌剧作为现代艺术形式,代表着大众文化的传播需求。该剧通过昆曲符号提取与歌剧语汇转译,在舞台上重构了民族文化记忆。观众在昆曲旋律中确认文化根脉,在舞台调度与乐器拓展中获得情感共鸣,这种传统融合现代的双重体验,正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核心路径。

罗基敏在“文化场域论”^③指出,不同艺术形式对应不同的文化场域,昆曲的“文人场域”与歌剧的“大众场域”存在天然隔阂。《桃花扇》的突破在于找到两个场域的“共通点”。以兴亡之感的普世主题超越雅俗界限,以情感优先的艺术处理平衡审美差异,使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场域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4.2 “继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民族歌剧的发展始终面临延续传统与现在突破的平衡之中。原创歌剧《桃花扇》在实践中表明,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通过精准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实现平衡。

歌剧《桃花扇》的平衡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素材层面,精准提取昆曲的旋律核心、乐器音色等不可替代的符号,在形式层面,以歌剧的配器、舞台调度等现代思维重构表达,最后在主题层面,保留“兴亡之感”的核心精神,同时弱化封建忠君思想,强化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但这种平衡也存在挑战。在部分场景中,管弦乐的过度饱满可能稀释昆曲的细腻韵味。这也提醒我们,民族歌剧的创作需保持“传统为体,创新为用”的理性认知,避免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

4.3 对民族歌剧未来发展的启示

《桃花扇》的探索为中国歌剧发展提供了重要意义,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化不能停留在“元素拼贴”,而应深入其艺术本质进行创造性重构。

在音乐语言上,需系统梳理昆曲的腔格、节奏、音色规律,明确哪些是需严格保留的“根脉元素”,哪些是可灵活转化的“形式元素”。在舞台呈现上,应推动“音乐一调

度一视觉”的一体化创作,让传统符号获得多维表达。在文化传播上,需找到“传统审美”与“现代接受”的转换接口,通过主题的普世化、情感的具象化,使民族歌剧真正成为跨时代、跨群体的文化载体。

5 结语

“贯穿于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历程的,一方面是对西洋歌剧艺术及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更重要的,则是它不断地与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并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等方面皈依于民族传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④民族歌剧《桃花扇》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的重要创作成果,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的探索意义。它在创作中立足江苏的地域特色,吸纳了大量江苏的艺术元素进行艺术再造,通过对昆曲声腔核心旋法、戏曲节奏逻辑、传统乐器音色的精准继承,筑牢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同时通过舞台空间的一体化构建、乐器功能的创新性开发,实现了艺术形式和大众化审美的创新。

注释

①谱例1为原创歌剧《桃花扇》第四场中曲一《朱楼紫殿随烟烬》节选

②谱例2和谱例3均为原创歌剧《桃花扇》第四场中曲一《朱楼紫殿随烟烬》节选

③罗基敏.《文话/文化音乐:音乐与文学之文化场域》[M].台北:高谈文化,2003.

④徐瑞岳、黄健.《试论中国民族歌剧的美学精神》[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86-93.

参考文献

- [1] 王安葵.《中国歌剧史稿》[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 [2] 李世瑜.《昆曲艺术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3] 周秦.《昆曲音乐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 [4] 俞振飞.《振飞曲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5] 刘志宏.当代昆剧音乐创作述论[J].戏曲艺术,2022(03):79-85.
- [6] 思齐,符祥平,灵兰.饱含中国戏剧传统审美意蕴的当代歌剧创作[J].歌剧,2023(12):16-23.
- [7] 居其宏.《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07-110.
- [8] 刘再生.中国新歌剧的创作路径[J].音乐研究,2015(3):44-49.